



古今攷卷之十五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祀天地總攷下

王莽明堂之制應邵注曰明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窓法八風四達主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大昊六屬此非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摠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禘祭明堂應邵注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禘禘禘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祭此一師古曰拾洽
紫陽方氏曰上帝一而已矣漢儒以高祖增北時踵秦四疇為
祭五方五時五色之帝牢不可破故鄭玄曲說有七帝王肅以
五人帝又亦抵牾且如明堂之文孝經明言祀文王配上帝何
嘗於此地舉祫祭又明堂之制亦不應如是之侈大抵漢儒議
禮多如作符命之所為而符命之始始於漢高祖之斬白帝子
神媪夜號後世儒者當一本於正可也

右王莽明堂制應邵曰注攷

平帝元始五年人司馬王莽奏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
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
孔子言王者尊其祖欲以配天緣孝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及

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郊此以下歷述高皇孝文孝武祀事及建始永始綏
和建平徙郊復郊始末臣謹與孔先平晏左咸劉歆朱陽薛順
國田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
北郊莽又頗改其祭周官天墜漢書如此之祀樂有別有合其
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祀地祇祀
四望祭山川享先祖先妣師古注未詳並見周禮大司樂今本
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
祖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闕祀之鄭注既
淆亂王莽此奏於大合樂分樂亦不明天地四望山川祖妣既
祭各用一代之樂而上文總云大合樂下文却別引六樂奏六
歌事劉歆得古逸禮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六

八變九變之說不可信 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垠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別四望之中添一海字而又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先妣配地古經文並無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據葬制則一歲三郊人主親其一有司行其二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后配於壇上西嚮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特牲用蠶粟無非所以諛元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一燔燎瘞埋用特牲一高帝高后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此禮不魯行平帝當年遇鵠而崩其旦東嚮再拜朝日其夕西嚮再拜夕月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二帝三王並葬至此

引周禮冬至至園丘樂六變夏至方丘樂八變謂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王莽合祭之說後世所以不可廢者且周有郊祀天地之詩而漢郊祀樂章亦以孟春正月上辛若兼舉天地則三年一郊而合祭非得已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

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平帝則中壽崩陰陽有離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說於祭祀無以日冬至使有

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至之時后君也

先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為復則至於寂然大靜此說則天地而行之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復則無事也王弼謂之鶻突不通始夏至之復也孔子謂復則止復則無事也王弼謂之寂然大靜乎伊川謂閉關使商旅不行於南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是果不省視四方者乎橫渠謂凡言后者繼體守成之主后不省方如言富庶復暇不甚省事四方是一說以方為事又是一說今王莽引此謂人主於冬夏一至不可出

郊祀天地則南郊北郊指其方而言也謂不當親祭祀謂之事
似亦可通然夏至后以施命告四方果全不事事乎呂監曰朱
文公皆謂靜以養微陽文公又引月令冬至夏至君子皆齋戒
處必揜身之說區區切謂先王於二至不過閉閤一日以止行
人又暫不視事君子曰以外靜其形內靜其神於祭天地自無
所妨但不省小事而已王莽以六藝文姦言愚弄母后幼主然
是時平帝未幾遇毒而崩所謂正月親祀南
北郊合祭二至分祀有司行事皆未嘗舉行

右王莽元始五年奏合祭分祭天地攷

今之讀書禮記不可全信周禮不可全信禮記月令全不足信
明堂位不可信王制不可全信月令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鄭注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古人
作文用蓋字皆疑辭不足信也如天子居青陽左个以四時推
之並不足信也王莽奏陟南北郊惟周官今謂周禮有之月令
有東南西北郊周制無所攷也王氏於元帝之後成哀平之間

三十餘年天地之祠五陟焉其襲瀆神祇甚矣平帝幼不親祠
改定合祭分祭南北郊之後以易之六子為六宗唐正義自有
數說莽所謂非也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地曰皇天上
帝泰一兆曰泰時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曰廣時然則莽謂五
時泰時俱不應古矣而地曰廣時何也又引周官兆五帝於四
郊山川各因其方之文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
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云云於長安城之墜地並省文兆東
方帝太昊勾芒時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於南郊兆
西方帝少皞蓐收時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玄冥時於北郊皆
文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此乃王莽用月令之文遷雍
五時於長安之五郊併南北郊而為七有泰時為南郊又有廣

時為北郊又有五帝群望時為五郊則七郊七時不已褻乎班
史郊祀志書莽八鳳臺五梁禾師古曰五色禾煮鶴髓漢書
鬻髓作髓從毒冒犀玉二十餘種師古曰謂煮取汁以清穀計
今字貴易識粟斛成一金此黃帝穀仙之屬也愚按莽之所為愚天下愚后
母愚少帝愚群臣而又為人所愚則其信呂不韋之月令信劉
歆之周官信群不逞之符命皆一律也自篡位至末年崇鬼神
淫祀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
餘種後不能備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仙○紮
陽方氏曰古之大賊而大愚無如莽矣後之儒者得志而相天
下當以周詩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合祭之明文而祖用之
不為王莽而廢也呂東萊讀詩記引蘇氏園丘方澤語以細字

注疑之也詩我将祀文王於明堂也自孝經有配上帝之說而
其詩曰我将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天即帝帝即天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
天也而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
界帝即天天即帝也東萊一部讀詩記於凡言上帝處皆削去
鄭玄五帝之文不錄一帝二帝三帝四帝其誤自秦始皇加北時
為五帝自漢高始渭陽五帝廟惑於新垣平之說自文帝始其
泉立泰畤以太一為天以五帝為佐六天而又五帝自漢武帝
始古禮以郊祭天以社祭地社稷之壇在宮門內有民社稷而
無人主社稷自秦始皇故有所謂漢武后土之議此事尤區區愚
見以為人主合祭天地於南郊而春夏祈穀之類後世不可煩

人主常行有王者作左宗廟右社稷如古制革五帝之說為一天帝帝即天天即帝庶幾天下無四分五裂而三分而南北而十六國乎

右王莽五郊兆五帝及東萊讀詩記無五帝攷

漢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崩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丹書昌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元后亦知其誣罔而群不道之臣成其說王莽遂為攝皇帝群臣奏言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嗣君未立改元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三月己丑始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始二歲號曰孺子不正帝位莽擅為君漢亡於此矣居攝三年改為初始元年其年

十二月篡位即其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凡五年又歷天鳳六地皇四而誅凡即真十五年班史並不書莽郊祀宗廟等事惟居攝元年未立君自為君以祀天於南郊與去年所制春正月合祭天地南郊二至分祀天地南北郊無一相合其迎春東郊出於呂令秦漢亦未嘗行其即真十五年間惟一至南郊鑄威斗而已明堂之祀亦不一舉惟一再至頌茅土而已地皇元年下書曰宗廟未修且禘祭於明堂太廟此漢之明堂也革劉為王嘗禘祭而班史不書是年起九廟黃帝大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帝虞始祖陳胡王統祖齋敬王世祖濟北愍王三祖五祖廟不墮濟南伯王尊稱昭廟元成孺王尊稱穆廟陽平項王戚稱昭廟新都顯王戚稱穆廟此

莽高祖至父為四親祖廟九廟之制不經劉歆逆徒相為附會本不足書書此以見莽之議禮本皆私見臆說劉歆之周禮引用最多而又好異作怪瑣碎之中微有相類符命德祥福應四十三篇誣罔偽謬恐周禮亦其一也

右王莽篡逆祠禮其說皆不經攷

陳薦判太常元豐三年奏有曰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於典禮有所未合故罷之臣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前漢載郊禮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太元尊媪神蕃釐說者曰太元天神也媪神地祇也第八章言消選休成天地並向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紫陽方氏曰陳太常此議極當東萊讀詩記於昊天有成命引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

歌也又引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不言合祭然小字注乃東萊之所疑毛傳不明鄭氏無箋正義之說舛刺不一謂於南郊祭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回謂天即是昊天上帝地即是皇祇又何必更需天地之神以為所感之天神神州之地祇下文又曰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其說不通下文又引大司樂冬至圜丘夏至方丘語泥鄭玄注謂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回謂如此則郊自郊丘自丘圜丘方丘不可以郊祀言正義之謬甚矣下文又引大司樂舞雲門以事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鄭玄注云天神謂

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回詳鄭玄之意有夏正月建寅王者之南郊祀感生帝有冬至之圜丘其神主北極有夏至之方丘其神主崑崙祭之於丘不在於郊至如舞雲門以祀天神則指為帝舞咸池以祭地祇則指為神州之神。五說支離全不足信。

右陳大常合祭天地及詩正義鄭玄繆說攷

元祐蘇端明合祭奏已畧見前。今節文更書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切謂禮當論是非不以人廢。光武親誅莽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兆於洛陽為圓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漢世合祭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大魏郊天之所準

故事為圓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之明驗也。唐明皇天寶之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唐世合祭之明驗也。本朝儒臣禮官講求損益。圓丘方澤親祭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下合時宜上合典禮。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已未能是故徧於三歲當郊元年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議者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以為周禮臣請言周禮與今日之別。云云。太祖受天眷命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徧享太廟廼祀天地。此國朝禮也。古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

如彼其少而一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云云至於後世四海為一機務之煩萬倍於古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自后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百官皆有賜賚非周制也此皆不改而於周制地祇則曰不當祀於圓丘此何義也

右眉山蘇氏元祐奏合祭天地攷

元祐七年顧臨議合祭曰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

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其不合祭者惟元豐三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合循祖宗之舊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合祭他日欲親祠北郊則不果欲合祭南郊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後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享宴賓客猶不可如此况神祇乎今欲親祠北郊一歲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近舍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追三代千歲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矣今不定後必悔之

右元祐集議顧臨議主合祭攷

元豐元年請罷南郊合祭議分祭南北郊陳薦判大常獨主合

祭陳襄奏詆元始合祭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而襄先所引亦不過大司樂圓丘方丘之說大宗伯蒼璧黃琮之說謂由漢歷唐千有餘歲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皇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則豈可以希濶之事強神宗顧乃創為新說謂今既罷合祭實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禮地祇於方丘後以冬至禮昊天於圜丘議者或謂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三歲一郊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得已用三年而得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祭南郊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臣切謂不然以三年迭祭為昊天六年始一親祀此一不然是也後漢南齊之說不明闕但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

從後王之失禮可乎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効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均南郊之賜予力主二至親郊事然魏文周武隋高祖唐睿宗亦是後王之失禮何必東漢南齊哉李清臣議同王存議王存不可陸佃議郊後有望祭請冬至親祠即圓丘之北別祀地祇議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典樂舞遣冢宰攝事於是神宗元豐三年夏至親祀地祇北郊一行之然則是焉可常行者哉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隋煬唐睿宗四君行之至元豐焉五君行之紹聖三年躬祭地元符元年獨祭天焉六君行之崇寧政和宣和三行此禮焉前後七君行之而天下大亂分裂矣

右元豐二年分祭始議攷

元祐末請罷南郊合祭顧臨蘇軾范祖禹等八人主合祭范純仁曾肇劉安世二十二人主分祭顧蘇二公議畧已見前范祖禹議當攷之李燾長編袁樞祀事本末回家有九朝國史及實錄不在旅中未能盡檢曾肇議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主分祭親祠禮武仲乞檢會王存奏以孟冬議北郊親祠范純仁議北郊上公攝事請於使苑設望祠位舉燿火以望拜盛陶等議宜用先帝北郊儀注罷合祭大常少卿王子韶議夏至日祭地方丘聖人垂訓萬世不易之典回謂元祐諸人心事不同或迹在元祐而心在熙豐如王子韶者豈是善讀書之人未識周禮之為書何如也元祐七年南郊從顧臨蘇軾等議權行合祭權之一字乃終於分祭

之萌蘖也紹聖變元祐無不以熙豐意行之是豈真能佐人主行古禮者哉

右元祐權行合祭攷

蘇文注紹聖三年又下詔罷合祭以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元符元年南郊始獨祭天三年正月哲宗崩亦不能一年兩郊建中靖國元年徽宗又詔將來南郊見天地之初權祭天地於圓丘崇寧三年又罷合祭悉如元豐三年之議至政和三年九月詔自今每遇冬祀大禮後祭地於方澤儀物仗衛悉從減省十二月九日又詔以來年夏至祭地於方澤四年五月二十日躬行北郊之儀自四年至宣和五年三行此禮焉○紫陽方氏曰王莽顛國三十年之間天地之祭五變而天下大亂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

五舉親祠北郊之祭違背祖宗狎侮天地遂致天下大亂後之為國者其無輕議禮哉

右哲微二朝四祀北郊攷

元城語錄元豐主分祭者陳襄李清臣之流主合祭者陳薦之流也元祐主分祭則曾肇范純仁之流主合祭者蘇軾顧臨之流元豐分祭之說勝其後紹聖三年及元符崇寧政和宣和親祠北郊則用元豐之說也元符二字去元祐合祭之說勝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權合祭天地則用元祐之說也○紫陽方氏曰蘇長公謂劉器之真鉄漢其人剛正向來主分祭之說決非附會然天下事有是有非語錄所紀更不別白合祭分祭孰是孰非一以為分祭之說勝一以為合祭之說勝後之人將何所

取決乎此亦可彼亦可乎愚謂南郊合祭天地不當以王莽為人而廢其言當以蘇長公所議奏為萬世之準且人主仰頭則見天於祭地之時則不祭天俯首則見地於祭天之時則不祭地此心安乎人子事父母必使異宮而奉養之乎天子諸侯祭宗廟祖必以妣配父先死母後死終喪則必祔母於皇考之廟祭天地不必分也其非大祀或有事而告於郊則就國之南郊或有事而告於地則就右社稷之社左廟右社於宮門之內為郊於國之南而北郊不必行五帝之號微有所革帝即天天即帝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無二父則正矣

右元城語錄合祭分祭攷

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

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曰大官曰上服用曰乘輿
出入曰車駕各隨其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主
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為一神也

宋郊皇祐二年判大常寺上仁宗謂孫奭言如是是其得也然
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則為未然稱昊天者以其元
氣流通乘五行五氣普臨萬物因時人強以名故春曰蒼帝夏
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玄天耳唐以來二說兼行故今享禮
有六帝位奭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則示聖人尊天奉神
不敢有所裁抑

經世圖云天王祀天之禮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
帝於四郊也未然變禮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肆告有用牲

稽諸經可歷攷也歲九大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然五帝與
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之說出於識緯不攻自破
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
人帝如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祐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皆非
事天可乎肅之為說又不通矣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
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

眉山蘇氏郊禮議有云三代常祀一歲九祀天再祀地皆天子
親之故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
或祭神州地祇然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國朝舊典冬至圜丘
必兼饗天地以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他禮或大雩
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

意以為皇帝不可三年而不親祠百神也

紫陽方氏曰議禮如聚訟其所以然自秦焚書始多端而殊途自劉歆周禮始畔漢附王莽之賊臣此書為後世大患傳注之學雜以讖緯愈益淆亂自鄭玄始此一繆儒干訛萬舛注三禮箋詩釋書解易無狀已甚而王肅賈馬服穎諸人各有得失且如孫奭言稱天稱帝之名義是矣而五帝之說不能闕宋郊又以為六帝之位不敢裁抑經世圖分合之說是矣而四郊五帝六天亦苟且從之蘇文忠專主郊與明堂合祭為然而昊天五天帝天皇地祇神州地祇不以周禮為非此四公皆有所未盡也先儒有謂周禮冬至祀天禮記卜郊用辛則不同周禮祀天圜丘禮記燔柴泰壇則地不同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四圭

有邸祀天則玉不同周禮大裘祀天禮記充冕事天則服不同騂牲赤黝牲黑禮天蒼犢禮地黃犢則牲不同然皆攷之未精回已於廣攷三十條中畧分降神禮神祀神位兆牲樂所以不同者矣其最舛刺者鄭玄所言有冬至祀天之南郊又有冬至祀天之圓丘有夏至祭地之北郊又有夏至祭地之方丘又有三王夏正祭感帝之南郊又有迎四時中央蒼赤黃白黑五帝之五郊又有啟蟄龍見祈穀之二郊一歲凡十二郊天神一也有北辰耀寶魄等之天神又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天神地祇一也有崑崙之地示又有神州地祇之地示六代樂舞合祭為一說分祭為一說禮天神地示人鬼別為一說情狀無窮邪說不一最是冬夏二至以一天子之身而謂其郊丘二禮同日雙

行有此理乎近世三年一大禮非郊即明堂以園丘即為郊禮之壇未為不是而郊也明堂也並合祭天地亦未為非天也帝也俱稱為昊天上帝地也后土也俱稱為后土皇地祇恐來世亦不可輕改矣古祭天獻宗廟九獻而近世止於三獻玉幣牲樂蓋多苟且興而起之當不無來哲云

右諸儒言祭祀惟鄭玄大繆攷 第三十六條

南渡後郊丘攷

建炎南渡紹興十三年正月以禮部大常寺申請命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知臨安府王喚依國朝禮制建郊丘於國之東南及建青城齋宮在嘉會門外南四里龍華寺西為壇四成上成從廣七丈再成十二丈三成十七丈四成二十二丈分十二陛

陛七十二級壇及內墻七百九十步中外墻通二十五步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在壇南二十步內地餘四卜步以列仗衛惟青城齋宮及望祭殿詔勿營臨事則為幕屋略倣汴京制度大殿曰端誠便殿為熙成其外為泰禋門六月詔曰朕嗣膺歷服越在東南念初載於維揚嘗肇禋於泰時深惟累聖之成憲必遵三歲之親祠四涓路寢之筵夕曠園壇之禮建炎元年丁未至四年庚戌紹興元年辛亥至十三年癸亥凡十七載郊一明堂四矣此第六祭大禮今日上穹垂祐邊境休兵寇盜弭寧民俗康阜日致慈寧之孝歲收高廩之豐格此休祥敢忘大報見祖櫛於諸室念丘澤之一祠嘉與臣工共圖熙事朕以今年冬至日有事於南郊咨尔攸司各揚迺職相予肆祀罔或不恭十一月庚申用元祐郊禮合祭天地設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設太祖太宗位於壇上東方
西向北上席以蒲越併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

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北斗天一大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
六十有九於第二龕

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龕
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內壇之內
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內壇之外

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

嘉泰三年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

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二十人紹興二十五

年增三千人祭器應用銅圭者權以陶木鹵簿應用文繡者皆
以纈代之

隆興二年甲申正月一日孝宗初郊先是臣僚言國朝多用冬
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在二十九日以其近晦遂
改用十六日甲子今初郊冬至亦在二十九日請詳議改吉日
遂用正旦其詔有曰敬惟元日正得上辛亦權宜也

隆興三年以寢殿在淨明寺易安齋去青城稍遠乃徙寺之舊

熙成殿於端誠殿後以充寢殿○紫陽方氏曰此用咸淳臨安

志修有會要續會要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高孝繫年要錄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仁宗英宗兩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四朝國史陳均皇朝備要皆可詳攷偶客中乏此大抵一

歲祀天帝者四無天與帝之分春上辛祈穀夏四月雩冬至日
報皆於郊壇秋九月饗於屋設位於淨明齋宮每歲皆遣官行
事三年一大禮人主親出則秋饗冬報不重舉郊有望祭殿以
幕屋為之遇雨望祭其行事官當登郊壇而遇雨則於淨明齋
宮望祭之無迎氣四郊之事禮亦簡矣然運柞之脩短不在是
君臣上下無誠心則祭雖多亦何益焉但所謂第一龕天皇大
帝一位五方五位北極一位神州地祇一位乃劉歆之周禮鄭
玄之周禮漢高文武宣之五帝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也
繡衣鹵簿者太祖所為今以纈代儉也陶木之器亦儉也旗幟
非古則有陳祥道之攷云

南渡後明堂攷

仁廟以前循隋唐制季秋大饗寓祭郊壇皇祐二年庚寅在位
二十八年始議明堂享帝享親九年辛亥行禮即禁中文德殿
為之者為定制南渡紹興四年甲寅就臨安行宮合祀天地並
脩祖宗詔謂頗益會稽之近制率循皇祐之前規先是紹興元
年行於越上九月八日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八日辛亥
是年九月五日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五日辛酉行宮草
創一大殿大朝會榜曰文德殿策進士唱名榜曰集英殿秋享
榜曰明堂殿正配四位從祀神位七百六十七御書明堂又明
堂之門六自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獻大廟初大廟寓
温州至是已建新大廟於臨安而景靈宮未建但即常御殿設
位朝獻紹興十三年始建景靈宮於新莊橋之西孝宗嗣位四

舉郊禮議者以大上光堯不敢議及嚴父淳熙三年權禮侍李
燾始有請六年禮書翰學周必大議宗祀文王在成王之世則
明堂不專以父配所謂嚴父者蓋指周公推本武王之意追尊
文武之功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今若特舉秋享於禮為允是
年九月辛未遂合祭天地於明堂併侑祖宗必大視草赦書有
曰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
帝 紫陽方氏曰近世有建議者配以太祖太宗高宗寧宗四
主蓋不知禮云

古今攷卷之十五終

古今攷卷之十六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

漢元年甲午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十一月秦民爭持牛羊酒食
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則知秦儲關中粟
於京師亦如關東儲粟於教倉也是年春一月沛公為漢王四
月就國五月還襲取咸陽而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即關中粟
已空矣豈項羽焚燒而空之乎二年乙未六月漢得關中一年
零一月矣而關中大饑非水即旱也米至一斛直萬錢豈蕭何

運關中粟餉關東故粟貴之極至於此歟人相食則如左傳所謂易子而食歟漢宣帝時京中穀石六錢唐太宗時斗米三錢粟賤之極莫如此際且加以水旱粟貴之極莫如漢高之乙未夏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或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損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凡積畜以為民則堯湯可以禦天灾畜積而止於富國則武土發鉅橋之粟矣齊桓公之盟曰無遏糶晉饑秦輸之粟秦饑而晉閉之糶則春秋時此疆爾界已有不相恤者矣後世義倉聚歛而不散背立法之初意至為不仁莫若朱文公之社倉為可久漢高創業艱難如此下文令民就食蜀漢乃梁惠王移民之下策亦不得已歟

虜魏王豹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魏豹之兄魏咎故魏時甯陵君秦滅魏為庶人

史記云遷咎為家人

陳勝

之起咎往從之周市下魏地而不肯為王賢者也迎咎為王章

邨破之約降咎自燒殺以全其民亦賢者也項羽後立豹王魏

尋移豹河東為西魏王其以國屬漢而從漢王擊羽彭城怨之

也自彭城還請視母親歸國畔漢韓信遂擊虜之乃反覆之人

攷之薄姬傳許負相薄當生天子豹以是叛漢愚矣哉

說前漢見配漢

王初有巴蜀郡漢中郡降河南王申陽置河南郡虜殺王叩置

河內郡廢丘章邨自殺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史記多北

地郡至魏豹之虜又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明年獲趙王歇又置

常山郡代郡櫟陽為都之外凡十五郡幾於有天下之半還定

三秦二年間耳東向以爭天下大勢以成而項羽皆無此規摹
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北也中地右扶風也

大將騎將步卒將 古人不騎馬附

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
灌嬰步卒將項它不能當曹參以將之才否決勝負智矣古天
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
人每一車將一人御一人右一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與有扈戰
于其之野乃召六卿誓之曰嗟六事之人則六軍皆出六卿為
將也仲康命胤侯征羲和有命掌六師之言則以諸侯為大司
馬而將之也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其實天子之
國可具兵車萬乘出師征伐曰六師不過用兵車千乘馬六千

匹將卒共七萬五千人武王伐商止戎車三百兩注謂步卒二
萬一千人不計車上之三人也所誓司徒司馬司空未備天子
六卿也史記謂紂發軍七十萬人拒武王恐太誇當是時太公
望周公召公畢公皆從未有大將大將軍之號至老子道德經
始有云偏將軍上將軍者春秋傳書晉之上軍中軍下軍皆有
將有佐然皆以車戰而已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謂古
人不騎馬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傳昭公二十
五年季平子陽州之難左師展欲以公乘馬而歸釋音乘馬如
字此為單騎馬見於傳之始史記蘇秦傳始見騎字此為騎戰
見於史之始漢王以韓信為大將軍灌嬰為騎將曹參為步卒
將副貳之一則見後世軍制之異古騎戰盛而車戰廢一則見

漢高善用人之足以勝敵終於追項羽而得其首者灌嬰之騎也韓信時已拜左丞相築壇拜大將軍矣第二除曹參漢初王時封建成侯遷將軍又遷中尉二年拜假左丞相此行以假丞相將步卒佐信信破趙為相國參以左丞相屬信下齊常佐信灌嬰未見漢書偶史記無嬰傳

木罌缶渡軍

予嘗閱經武要畧畫木罌渡軍狀上以木旁午交加其下用今甕押縛於木下上加以板士卒用棹而渡蓋倉卒為筏猶難取民家水噐折其屋柱棟梁可立具也史記信傳以木罌渡軍徐廣曰甕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甕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噐如罌甕以渡韓信傳作木罌甕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甕

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陳船欲渡今同州朝邑縣界伏兵渡夏陽在韓城縣界韓信初見漢王議論甚正大至其用兵智詐而已

韓信使人請兵三萬人

漢書韓信傳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多一益字蓋破魏見兵弱又請益也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是時趙王歇佐之者代王陳餘成安君也陳餘張耳交道不終張耳以常山王走漢為客而燕王則臧荼也項羽王臧荼於燕徙韓廣王遼東不肯行而荼殺之也齊王田假項羽立之不一月田橫逐之立田榮子廣為王曰趙代燕齊四國者於項羽名為事之實亦反側又皆庸人惟陳餘田橫有聲然

不足當韓信信知漢王之在滎陽可以與項羽相持而未可以滅項羽故益兵三萬人之請氣已吞趙代燕齊於胃中矣南絕楚糧道必燕齊餉項羽故欲絕之而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此一語謂項羽之滅必待已至而後可也可謂豪傑也已雖然功名之士君子耻焉

韓信二幸二善四不善為一大惡

韓信淮陰之餓免於漂母一幸也連敖之斬免於滕嬰二幸也即不幸餓死斬死亦命也平生所為惟初見漢王策項必敗知漢必興見事甚明為一善北面師廣武君服善不伐為二善功名之士專尚智詐臨戎破敵詭譎萬狀苟以是心推之事君則不可矣破趙而請張耳為趙王非漢高意也此一不善也下齊

而自請為假王遂得真王非漢高意也此二不善也武涉之說其所以荅項羽者專論官爵衣食而不斷之以君臣大義此三不善也蒯通之說史記信傳書信荅語甚詳漢書節移入蒯通傳然亦不過謂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此一語庶幾而君臣一定不可反易畧不及之通之再說則荅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說至於三終不忍背漢然吾將念之四字有邪心矣春秋無將將而必誅此四不善而惡之大者也陳豨之出漢書為代相仰天之歎史書其事旁無證佐果有之誅死宜也功轉大心轉小可也漢還定三秦信之功也漢王出關降河南王申陽韓王昌虜殷王卬信之功也漢王入彭城信弗與大

敗而還賴信收兵來會往往漢敗輒收信精兵復振信之功也
戰京索間羽不得西信之功也平魏趙燕齊信之功也會垓下
決戰以兵三十萬當項羽滅之信之功也然有是前四惡本於
不奪不饜之一私以成其一大惡功雖大何所容乎奪齊王楚
漢高之怨怒見乎此矣漂母可報也亭長不必責也出跨之少
年勿問足矣不必以中尉官之也鍾離昧以窘見歸欲全朋友
而干君令卒欲免已而殺之即不如初弗匿之此亦小不善之
三也初信不餓死不斬死二幸也而二善不足以贖四不善以
重者論成一大惡叛君是也是故君子於此鄙功名之士而重
理義之學司馬迂謂信不能學道謙讓遷之所謂道學淺之淺
者而信初未嘗知此則豈不可惜哉蕭何不學而知恭謹曹參

不學而知清淨張良常學禮學太公兵法非聖門之學而知止
知足皆天資過人戰國以來無一學者匹夫而懷帝王之心餓
隸而有將相之望得全身者百不一人嗚呼皆不學之弊哉

置常山代郡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
山代郡此漢書高記也史記書虜魏王豹在此年於置河東太
原上黨郡之下文書曰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
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不書置常山代郡漢
紀不書立張耳為趙王意者信耳初破趙漢置常山代郡矣四
年夏韓信請立張耳為趙王則常山代郡又為趙國耳之為王
僅一年死子敖嗣以貫高謀反子敖免王為侯乃復為常山代

郡而文帝又為代王更革不常漢地里志無代郡而有趙國故秦邯鄲郡不過四縣八萬四千戶則張耳之王趙非趙全地也井陘史記索隱曰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於陘山之隧升於三道之上是也呂東萊曰今為真定府井陘縣地里志常山郡井陘縣應邵曰井陘山在南音形韓信曹參灌嬰三將擊趙漢王又益以失國之張耳與陳餘為讐者同擊之其必取無疑矣高祖可謂善用人也韓信用廣武君之計留趙一年而後請張耳為王使人說燕王臧荼下之而未伐齊則項羽之所助者僅有田廣耳此以後高祖置郡紀不再書

韓信兵法項羽兵法張良兵法

韓信傳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史記作

置之亡地項籍傳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史記云乃教籍兵法張良傳圯上一編迺太公兵法史記留侯世家亦然予謂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當時豈有所謂兵法哉留侯圯上夜半之書曰太公兵法項籍韓信所謂兵法乃其幼少所讀書也近世武舉以七書為業有六韜三畧孫武吳起二書尉繚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而善用兵者不必皆讀此書漢藝文志有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共為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孫武孫臏吳起公孫鞅范蠡大夫種李子不知名媯女瑞反兵春秋龐煖許遠兒良廣武君李左韓信此十三家為權謀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

禮也兵形勢中有項王一篇韓信以之而赤族項羽以之而亡身其兵法又果可信乎古今之變不同兵法又果可泥乎學者自有當讀之書不必講此

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此春秋書法也漢紀史記不書朱文公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此本杜預之說也詩十月之交䟽日食者月掩之也唐志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與日軌相會則涉而寢遠遠極又涉而近交所以為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食之矣

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食矣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

詳見

四曆象攷

吾州程懷古秘仕至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年

八十休寧縣汭口人經筵讀三朝寶訓有曰日月同度謂之朔

同行一道相合謂之食如食少只一分二分則隔一兩月後如

月行進來必再食若退去則不食如食多至九分十分則隔一

兩月後如月行退速則不食如退遲必再食至五分六分則後

月月行必退去決無再食之理頃數年後或遇日月同道相合

方食予謂此必曆家之說春秋日食三十六見漢書楚元王交

傳中劉向封事顏師古注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

癸巳朔連食兩月與漢三年丙申十月十一月兩食同他不書

項羽

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初漢彭城之敗退屯滎陽今鄭州滎陽縣韓信收兵來會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邵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呂東萊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城耳楚以故終不能過滎陽而西秦建敖倉於成臯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谷倉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歲粟甚多滎陽成臯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巨橋盈而殷喪成臯溢而秦亡回今考漢書地理志周平王東遷洛邑鄭滅虢會都之所謂晉鄭焉依戰國時鄭為韓所滅韓徙都之後為新鄭縣者是也秦滅韓滅周及滅東周君西周君置三川郡其守李由李斯之子沛公斬之漢王出關項羽所立河南

王申陽韓王鄭昌隆置河南郡治維陽即周公之成周也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佳顏師古以為光武所改河南郡統縣二十二滎陽亦縣也汴水池皆在西南有浪蕩渠東南至陳入潁行七百八十里應邵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京孫師古曰即鄭叔段所居也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狙擊始皇之地河南縣故邾鄆定鼎之地周公之王城至平王居之漢以名郡開封縣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有逢地忌潭宋置開封府汴梁為京師成臯縣故虎牢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禽即獻天子天子置之東虢虢曰獸牢唐諱虎師古改虎為獸春秋傳曰制巖邑也晉楚爭鄭城虎牢信乎其為南北之衝漢高敗於彭城退屯滎陽賴韓信共力戰楚不

能西過京索間信乎其為險矣相拒一年而敖倉之甬道絕榮陽受圍以詐得出跳走成臯入關收兵成臯又被圍急甚又自小修武渡河奪韓信張耳之軍軍復大振榮陽成臯皆破而再復項羽終不為河南洛陽之害漢之戰守亦甚勞矣特此數縣為大戰場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此十字盡之矣卒賴韓信定燕齊黥布彭越擾楚腹心南北夾攻漢高身當一面風寒全護關河而後楚卒以亡故畧考地里書此

酈食其歆立六國後

缺

酈食其張良稱漢王陛下

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酈食其歆立六國後兩稱陛下張良發八難稱陛下者凡十一史記秦始皇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

廷尉斯合議尊號秦皇始稱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按此天子稱陛下自秦政始也漢王未即天子位而酈食其張良已稱陛下此司馬遷之筆而班固因之當時未必果爾後世有天下皆稱皇帝陛下非二帝三王之舊制也

陳平計間踈楚君臣

漢紀於趨銷印之後書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殊無倫理無滋味史記高帝紀書曰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當作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于陳平金四萬斤以間踈楚君臣於是項

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荊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
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司馬公所書殊有倫理有滋
味反間事詳見史記陳丞相平世家其淺近之智甚不足道鍾
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
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荊陽城
項王不信不肯聽漢書陳平傳改佯驚為陽驚呂東萊引延平
陳氏之言曰項王之使飲食之人也不然則陳平之間豈難見
哉回謂項羽而有烹阿封即墨之明則譽言日至毀言日至有
不難察矣項羽左右受陳平金讒譖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而不能察悲夫然此事秦尉繚已行之始皇紀大梁人尉繚

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
翕而出不意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七三
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陳平之策尉繚之策耳

王車金屋左肅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朱文公曰商輅木輅也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殷而有輅之名蓋始異
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殷輅之朴素渾堅
而等威以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或問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
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
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
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

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此數語極天下之工誰謂朱子不喜為文工聚事出周考工記萊陽圍急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三年丙申五月也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裴曰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左方衡上蔡邕曰以犖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呂東萊曰此戰國以來王者之制也太史公高帝贊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言遂為漢定制也○紱陽方氏曰魏鶴山初意以漢紀為古今考謂二帝三王制度至於春秋戰國秦而百不一存漢得天下宜一變復古而因仍秦制一切不改承繆襲舛皆高帝少文蕭曹諸臣不學之過三代車輅不同孔子酌其中謂當乘殷之輅三代正朔不同孔子謂當行夏之時太史公竊歎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之不然不

為無識極有意味深不滿於一時君臣之苟且此東萊所以陋班固而獎馬遷也

廣車輅攷

周禮中車下大夫二人掌公車之政令云云王之五路一曰玉

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王后之五路 重翟 厭翟 安車 翟車

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蔽 素車棼蔽 藻車藻蔽

駟車葦蔽 漆車藩蔽 服車五乘 孤乘夏篆 卿乘夏纁

大夫乘墨車 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凡良車散車不在

等者其用無常

典路中士二人 車僕中士二人 司常中士二人

皆中車之次官 合考注疏音義詳之陳祥道禮書數卷候節抄

右春官宗伯之屬官車路

考工記胡無弓車夫人而能為弓車作車以行陸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 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 注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輿人為車當攷注疏音義詳之不可忽

右考工記車之名數

呂東萊大事記曰秦車服之可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末諸侯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服不於此不書服者衣也冠也

右秦大駕八十一乘

紫陽方氏曰戰國之末六工蕩無法度而秦又焚書則先王之制盡矣周之五路孔子不然而况秦之八十一乘乎漢王車乃戰國王者之車想當時匹夫草竊焉得遽備威儀如秦乎六工法亡矣江南之人至不識車僅有獨輪柴車朱文公呂東萊之學精粗一貫小小議論亦非他人所及故記之

羽燒殺信

夫項羽學兵法而實無所得貪婪一也殘暴二也疑忌三也榮

陽圍急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班固刪被甲字楚因四面擊之項羽不察其為誤我之計四面奮擊屠婦女二千餘人此乃陳平欲寬西面走路耳羽何等兵法紀信之出項羽以為真漢王降我也問探畧不審細羽何等兵法假如城東真受降南北西三面軍士豈可擅離所部皆呼萬歲之城東觀羽何等兵法羽是時蓋愚不可言不知其胷中何以處漢王也下車而漢王非是乃紀信耳雖縱一時之怒燒殺之漢王遁矣諸軍定發一笑也

漢出軍宛葉

彭越渡睢

項羽擊彭越

漢復軍成臯

漢王宿小脩武

楚拔成臯

屯兵鞏拒羽

劉賈焚楚積聚

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楚與漢相拒滎陽數歲漢二年五月屯滎陽三年五月出滎陽一年間耳今轅生曰相拒數歲太史公之文有踈者班固因而書之轅生願漢王出武關漢從之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戰或謂項羽儻不南兵疾攻滎陽成臯破之入洛陽窺函谷漢當如之何曰此非人情兵法也項羽恐漢王出宛葉又為彭城擣虛之計不容不南兵親禦漢王也以此滎陽成臯間少得休息然此五月內漢已遣彭越渡睢破下邳殺薛公矣項羽終不能西過京索滎陽成臯而彭越乃已出今之睢陽西至下邳則項羽又有腹心之憂矣於是使終公守成臯而身自東擊彭越漢王聞項羽之東引軍擊破終公復軍成臯

而不議解荊陽之圍蓋攻成臯所以救荊陽也項羽聞漢王軍成臯既已破彭越即西拔荊陽殺周苛終公遂圍成臯漢王跳出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項羽遂拔成臯拔成臯事漢紀不書史記高紀不書書之於項羽本紀項羽欲西漢遣兵距之鞏不得西使劉賈將兵二萬人渡白馬津燒楚積聚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在東郡秦以為縣合漢書本紀史記高帝項羽本紀攷之始見此年丙申五月六日楚漢互勝互負之勢大抵漢之勢似弱而強楚之勢似強而弱漢王身護河南郡連河內郡以鄭之荊陽虎牢為藩蔽項羽不能過而韓信北輯燕趙以窺齊黥布彭越劉賈偏師在南今汴梁下邳東平之地內為之梗所謂常山蛇勢也項羽備多力分而漢有左有右有中三

面相應也

漢王奪韓信軍 屯小修武 復取成臯

漢王北渡河出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史記高紀不書項羽紀書自擊彭越在拔成臯之後似乎微差奪軍事見淮陰侯傳既奪其軍信以左丞相拜相國蕭何以丞相為相國在定天下誅韓信之後蓋奪其軍而歆慰其心也是時漢三年六月張耳同韓信在趙猶未為王明年四年丁酉夏耳始為王出於韓信之請小修武屬河內郡今洛陽北渡大河是為懷州漢時有懷縣有修武縣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八月漢王臨河南鄉歆復戰郎中鄭忠說止之而令盧縮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攻下睢陽內黃十七城九月項羽復自擊彭越

於梁地漢所以掣其肘者在此以故明年冬漢復取成臯

古今攷卷之十六終

